

世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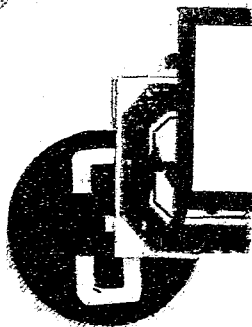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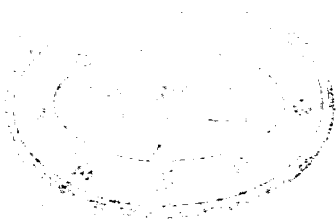
一個軍隊誕生了

第五聯隊的成立

第五聯隊的消滅

統一指揮的產生

尼格林政府的重要性



MG
K551.52
7

三之刊叢時戰識知界世

的立建樣怎是隊軍新的牙班西

譯華仲金



3 2173 5370 9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月四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 一、一個軍隊誕生了..... 一三
- 二、第五聯隊的成立..... 一九
- 三、第五聯隊的消滅..... 二三
- 四、統一指揮的產生..... 二五
- 五、尼格林政府的重要性..... 二五

序

一九三六年七月所爆發的西班牙戰爭，一直延續到現在，還沒有停止。這個戰爭，雖然以一個內戰的形式開始，然而現在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完全國際性的戰爭了。在目前，西班牙的戰爭與我們對日的戰爭，已經成爲震撼世界的兩個大事件了。

西班牙戰爭中有許多重要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拿來參考的。最重要的自然是軍事方面的經驗。我們都知道，在西班牙戰爭開始的時候，全部軍隊的百分之八十，都歸向於法西斯叛軍方面；政府方面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軍隊，加上一些警察憲兵。但是西班牙政府居然把戰爭支撐到了現在，而且在德意大批正規軍開入西班牙幫助叛軍作戰的時候，西班牙政府却愈打愈英勇，愈戰愈有力了。這是靠了什麼原因呢？回答是簡單的：第一，在戰爭開始的時候，西班牙人民都是熱烈地自動起來，幫助政府作戰，

擋住了叛軍。第二，暫時擋住了叛軍，還不足够，於是在一個很短時間之內，西班牙政府又把這些自動起來的人民軍，給與訓練，加以改組，造成了統一指揮的新軍隊。

由下而上，發動民衆，參與抗戰；由上而下，扶植民軍，統一指揮：這是西班牙新軍隊在短時期內能够建立起來的重要經驗，值得我們拿來作爲參考的。不過這樣把一個新軍隊建立起來，其中也不是沒有種種的困難與波折的。怎樣打破一個個困難，怎樣渡過一個個波折，完成建立一個新軍隊的偉大事業，更是我們所值得重視的。

這本小冊子的作者貝茨 (Ralph Bates)，是一個英國的有名小說作家，在西班牙戰爭爆發以前，曾經到過西班牙許多地方，著有「橄欖園」(The Olive Garden) 一書，描寫西班牙農民與封建貴族地主鬥爭的故事；戰爭爆發後，他又去西班牙，幫助西班牙政府對於法西斯叛軍和侵略者的抗戰。這本寶貴的小冊子，就是根據他親自參與抗戰的經驗而成的。在目前我們也正在從事於「建軍」這個重要工作的時候，我們特爲把這本小冊子編譯出來，介紹給國人參考。

譯者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於漢口

—— 一個軍隊誕生了



(南)

幾個星期前，我離開了西班牙，帶着一種對於它，特別是共和軍前途的堅定的信託。這種並非浪漫的信託，我並不是從政治小冊子的研究中得來，而是從在軍隊中的工作及與農村狀況的接觸中親自經驗得來的。固然，現在西班牙也還有分裂傾向的論調；瑪德里的報紙，像在政府黨勞動協會的機關報 CNT 與「喀斯梯拉自由報」(Castilla Libre)、還是把尼格林政府稱為反革命的，有一些報紙甚至說那正規軍還不過是另一種職業的資產階級軍隊，他非但不能獲得勝利，而且要保證失敗的。然而在前綫上，過去原來是人民軍隊的士兵，對於這些批評全無反應。

但這裏在紐約，離開西班牙前纔有數千哩遠，我倒發見了這種批評在某種方面差不多很流行着。不管這些話是並無多少作用，我却願意在這小冊子中把西班牙軍事進

展的狀況，作一正面的大綱的報告。

把革命的神秘性撇開了，一直探究到西班牙政府軍方面的基本問題，我們必須知道這事實：他們是怎樣從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的矛盾與混亂中產生了秩序的。關於秩序的形成，以及怎樣把一種脆弱的過度結晶的危險避免去的狀況，正是我所要講述的。至於我要把軍隊作爲一個例子的理由，是因爲我對於軍隊方面，知道得最多。

在每一個國民活動的部門中，有兩種產生美滿結果的行動原則，是可以注意到的。這些原則很不容易說得清楚，也沒有一種比喻，可以把它們表現得充分適切與逼真；那第一種衝動自然是「革命的自發性」(Revolutionary Spontaneity)，第二種可說是「政府的管理」(Governmental Regulation)。那是由人民方面，創立了義勇隊；或者可以說，他們自己變成了義勇隊。那是從人民的政黨方面，最先把秩序與紀律給與了義勇隊。義勇隊決不能說是由政府所取消的。政府的參與於義勇隊轉化爲正規軍的工作，是逐漸逐漸地增加起來的，直到現在，伐倫西亞 (Valencia，西班牙

牙政府先從瑪德里遷往伐倫西亞，現在已再遷巴塞隆納，本文撰作時西政府尚在伐倫西亞。——譯者註）——成爲人民革命與抵抗國際法西斯的一個真正指揮的神經中樞了。換言之，西班牙的人民軍隊是由下而上建立起來的；它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

在目前，決定着軍隊的內在質素的是人民；但是關於在那一個戰綫發動進攻，以及應該如何及在何時發動進攻，則由國防部加以決定。在加巴勒洛（Ocaña）內閣時代，政府軍的進攻都不過屬於普通的戰略性質；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尼格林（Negrín）政府怎樣從一場戰役中，就學得非常敏捷而且有把握。一九三七年七月政府軍在勃魯尼脫（Brunete）進攻，不是被敵人的步兵所阻止，而是被德國與意大利的飛機大砲所阻止，及加以部分地逐回的。勃魯尼脫·維拉奴伐戰綫（Brunete-Villanueva del Pardillo front）的形勢，可以給敵人的各種兵力造成猛烈的集中。所以，在後來一次的進攻中間，政府軍知道必須在一個更爲廣大的戰綫上，以阻止敵軍的集中。在九

月中阿拉岡戰綫（Aragon front）的進攻中，由於戰綫的廣闊，敵軍就從未能造成這種集中。所以，對於柯多伐戰綫（Cordova front），政府軍只是單單加與一個威脅，就立刻衝破，跟着甲卡（Jaca）也突然被攻擊了，而法西斯軍向政府軍一個縱隊所守的迦拉瑪（Jarama）舊戰綫來進攻時，也很容易被阻住了。這要用原來政治黨派的義勇隊來防守，各自聽從着自己一黨的指揮，是不可能的。

X₀

X

X

X

在早先浪漫時期的義勇隊，有的什麼缺點呢？當然他們並不缺乏英勇與個人的鬪爭性。但是李斯脫將軍（General Lister）在十月間發表於第五聯隊機關報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過一種缺點。據說，常常有一種情形，一個高級將領給一隊兵士指示他們應該採取何種戰略的位置，結果竟碰到了直截的拒絕。「你是佩着勳章的；但是即使你沒有這些勳章，我們也不來理睬你。」他們對於李斯脫也這樣，然而李氏決沒有人能疑心他是屬於舊的軍閥階級，他的革命熱情也是無可置疑的。各個政黨常常依

照他們臆想中的黨的需要，或者爲了維持尊嚴，或者不信託別個政黨，而單管自己去支配他們的軍隊。例如，在佔領阿拉岡陣綫的哀斯脫里查·昆多（Estrecho Quinto）的時候，一個無政府黨工會 FALONT 的隊伍，認爲要他們參與這樣一個不能看出顯著勝利的初步進攻，發怒起來，撤了他們的砲臺自往另一防區去了。後來，因爲他被拒絕了參與這個勝利的榮譽，更增加了怨怒。

常常有這種情形，例如說，一個社會黨或一個共產黨的聯隊，極端需要軍火，却不能從他側翼一個有着充裕軍火的部隊去取得，因而被擊退了。這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塔亨太（Tardienta）的戰役中，就會經發生過。在同一戰綫上，當九月間阿爾寇貝爾（Sieme de Alcubierre）的前哨戰中，有二千立脫的汽油，本來是巴塞隆納政府送往格拉倫的英國救護醫院的，被一個後衛軍委員會的主任「扣留」了。或者，再拿阿拉岡戰綫上一個更近的例子來說，那戰綫上正規軍的建立，是因爲巴塞隆納的政治問題而遇到阻礙的；據說當第十二國際縱隊，在羅卡克斯（Lluçanès）率領之下，去

攻擊休斯加（Huesca），企圖救援比爾波（Bilbao）的時候，託派的馬克斯斯統一黨（P.O.U.M.）的軍隊正在一個無人地帶，與法西斯軍踢足球呢。

義勇軍沒有組織，除開很小單位以外，都沒有嚴密的紀律，沒有團結，也沒有集中的指揮。他們也沒有訓練過；每當一隊成立了以後，他立刻衝入了戰陣。當然，在最初的幾個星期，他們應該這樣做。由於不干涉委員會的作怪，他們只有半數的武器，但就拿他們所有的半數武器來說，也不大用得好。有許多次，我知道，義勇隊企圖向一個發着火的機關槍陣地射擊，他們在一個三百碼距離的空地上，作着毫無希望的射擊敵人的嘗試。不管這是如何英勇，共和軍的作戰自然是走向失敗之途。

X

X

X

X

這些粗枝大葉的概括的指責，用來批評民衆義勇隊，可說是很適當的。不過，我們從這些隊伍每一個的內部去了解他們，也是重要的。第一，我們不能忽視他們所具有的優點。在對於局部敵人的小戰役中，義勇隊表現了非常的勇敢，那不是單是從私

人的個性中發出來，而也是從共同的信仰發出來的。無政府黨人覺得他正是在擊毀那擋在山路上的白屋，掃除他們所痛恨的國家的機構；共產黨人正是爲了他們黨的光榮而戰鬥（這顯然是西班牙共產黨人一個有力的動機），同時也爲着創造一個由一些有理性的人所處理的社會。（爲什麼各個政黨隊伍不易造成統一的指揮，從這情形也可以看出來的。）

但是在這些部隊的內部也有其他的弱點。過度的下級幹部主義，造成了對於合理的指揮的拒絕，或者引起過於冗長的討論，以致一個重要的決定，常常產生得過遲，甚至妨礙了效率。常常在討論中間，發生了不肯協調的派別。比這更微妙的，義勇隊的下級幹部中間，常常減弱了對於指揮的根本原則上的信託，不管那是集體的或個人的。軍事上的命令，即使是一個有資格的軍人所發出的，也至多不過被認爲一種或然性的說法。本來，一個軍路上或戰術上的命令，很少能夠絕對不錯到能保證顯明的成功。假定你是在一個山脊頂上，有三條小路可以通下去（我是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你必得決定從那一條路下去，到一個長滿灌木的山谷，在那裏埋伏着一隊摩爾人（Moors，即西班牙叛軍中的摩洛哥土軍）。這山谷的底下又給許多小澗分裂着，更因為一些小丘與滿生樹木的山坡，而益加複雜化。你的問題是要不經過一戰而奪取對面的山脊，或者能以一場決定的戰鬥，殲滅全部的敵人。要在這三條小路中間加以選擇，可以有許多贊成與反對的理由。至多那決定只能根據了或然性而立下的。假使你在越過山脊時被敵人發覺了，你損失了二十一個人，這樣跟着就有更複雜的辯論，於是那領導者或任何可能的領導者都受到了責難。有一天，有二十到三十人動身去瑪德里，加入了其他的義勇隊，或者竟去向黨部抗議與發脾氣了。在整個八九月中間（一九三六年），正當「浪漫時期」最緊急的情態下，本來很鬆懈的義勇隊，因此也更為削弱。許多軍官，受到幹部會議中無盡的而且常屬於消極性質的批評，都是激怒了，或者失去了勇氣與熱情了。結果是過於頻繁的調換軍官，以及對於軍官的太欠尊敬。

政治上的爭論，甚至屬於一種信仰中間的不同傾向的，也常常滅殺了義勇隊內部的一致性。更壞的，這種情勢也使敵人的間諜易於鑽入工作。那不需要以秘密活動的方法進行怠工，也不需要以硫酸澆入砲腔，或把手榴彈投入藏軍火庫，加以破壞。祇要說共產黨在斯達林指示之下，正在進行反革命的陰謀，以破壞一個左翼社會黨的部隊對於他側翼一個第五聯隊（Fifth Regiment）很好的新隊伍的信託，就足够了。我這話並不是一種假定：在適當的時候，我可以講出關於這種情形的一些事例，不過須要把人名加以隱諱而已。還有，軍隊的士氣，固然能夠提高到一種激張的鬥爭性，也常常可以因為這種假的民主的集體心理的一種迷誤，而降跌下來。在物質方面，對於戰爭的浪漫觀念，又可以造成軍火的可怕的消耗；在某一時期，射擊的限制在客觀上最爲必需的（那需要訓練，紀律與神經上的堅定），差不多也無法達到目的。

X

X

X

X

我們漸漸講到問題的本身了，但是我必需要求讀者再注意到一件事情。前綫上這

種混亂情形，也蔓延到了後方。每一個隊伍都有自己的軍需處（Intendencia），它自己的運輸處，與他自己的參謀處。這在戰爭初期是一種必需的事情，因為政府方面還沒有這種設備。政府的各部——充滿着年紀的女郎，她們在戰前就被聘用，因為她們是某一個紳士的姪女，而那紳士在王室砲兵隊中有着朋友；她們每天辦事不到三小時，每週辦事不到三天，而做的又是不必要的工作——它們在內戰中對着它們自己的階級作戰的時候，實在不是有用的工具。但是各個義勇隊都是這樣必須自給自足的狀態，却造成了一條溝，把前綫上的混亂一直通到後方的城市，通到新成立和長成着的機構中，結果也妨礙到它們的健全。在那種時候，戰爭決不是一個療養院。說得具體一點，一些隊伍的軍需官與軍糧委員利用了他們在瑪德里的政治勢力，大買其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在一個部中裝滿了它自己一個政治信仰的職員，一個政黨就能把許多寶貴的軍火，機關槍，步槍，等等源源不斷地送到它自己部隊所在的山野去放射。或者，有些時候，當緊張的前綫方面正急需着汽油，也只有靠着政治委員或他們的派系

對於運輸貯藏庫最佔着優勢的，才可以得到最多的接濟。然而，這假使是在需用傷兵救護軍的時候，結果就會引起猛烈的爭執了。

由於義勇隊內在的質素所引起的缺點，還不止於此；其他更有次一等的影響，而有時可以變得很嚴重的，因為在軍需處這樣的部門，由於不能迅速產生一個公正無私的完全一律的後方服務機構，結果農村的生產者就常常受到苛刻與無理的待遇。我聽到摩提斯將軍 (General Molesio) 說起過一段事情：「在瓜達拉瑪山中一個小村莊，拉斯卡弗拉斯，有某一隊伍的軍需官宣布他將下令把全個村莊的牲口，大約一百十頭，都加以徵發，而這些牲口有許多很快就要產小牛了。當地的村長表示抗議，以為這樣將把這村莊在以後幾年中的經濟都毀壞了；可是那軍需官說：「哼，現在已經毀壞得够了」。對於這些未登記和無約束的義勇隊伍在徵發中草草寫下的收據憑證，政府要能够承認而給與補償，却是不大有的事。

這一切都不能算得可驚，然而當一些政治認識未成熟的年輕女郎以及生來從未放

過一聲槍的革命的書評者，用着假辯證法的語調，向我們追弔過去的光榮的七月的時候（譯者按：即西班牙內戰最初爆發的一月），這些却是值得記着的。光榮是有的，參與着當時的光榮的人，目前在義勇隊所改成的正規軍中間，還是享有着那種光榮！

二 第五聯隊的成立

我將毫不遲疑的說，不管那些關於黨派性的指責，西班牙人民的正規軍隊，還是由西班牙共產黨所組織的第五聯隊產生出來，或結晶而形成的。我更要加上說，左翼共和黨與社會黨都是很少躊躇，就決定認為在「第五聯隊」的方法中，有着解決西班牙軍事問題的真正辦法。同時，無政府黨也不乏加以贊成的，這我在下面也可以指出。

我們試把這問題可能引起的各種政策，加以考察。政府方面大概是被勸着發布號令，施行一種關於正規軍的命令與計劃。那幾千幾萬無政府黨與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他們的哲學向來否認國家存在的根本權利的，那麼他們的反應，將是怎樣呢？結果是兩「年」的徵兵在七月底居然就實行了，反應却很小，那主要是因為許多人早已投入

了義勇隊了，同時也因爲處理徵兵的機關，並不存在。第五聯隊的民衆性，及這方法的受到立即的贊同，從一點上可以看出來，即：在七月中瑪德里的共產黨當局決定第五聯隊的名額應該是一千人強，到了十月中旬，它已經增加到一一五、〇〇〇人。在繼續敘述這段歷史以前，我必須指出，這第五聯隊的徵兵成績，顯然表示着一種民衆的熱誠，比政黨黨員數額的擴大，還要廣遍得多。有人說，西班牙共產黨的發展，是由於許多中產階級爲要求取安全，而加入該黨。但這不能算是一種聰明的方法吧？因爲在一九三六年的八、九、十月加入黨籍，事實上即等於參與第五聯隊的隊伍。假使我可以相信料理喪務者與保險者的意見，同時相信我自己的感覺，那麼在迦拉瑪的轟爛了的橄欖田，與勃魯尼脫發出金鐵聲的山谷間，實在都不是尋求安全之所啊。

我們單把第五聯隊中的一個隊伍來考察一下。那是理髮匠的隊伍；雖然摩扎脫將軍(Mozart)與洛西尼將軍(Rosini)都用了很多好話來讚美他們的戰略，他們自己卻沒有大吹大播出現。第五聯隊中有一個斐迦羅隊(Batallon de los Figaros)，它並不

是從社會黨與共產黨的總工會（U.G.T.）或與政府黨的勞動協會（C.N.T.）招募來的，而是從瑪德里的集體化機關招募而來，其中有無政府黨、社會黨、共產黨與共和黨的理髮匠在一起工作着。在「理髮匠隊」（Barber's Battalion）有着包含各黨各派的一千三百人，一同在埃爾巴杜的槍林彈雨中作戰。再把第一個「鋼鐵連」（Company of Steel）或第五聯隊的最後一隊來看，更可以明白那是一個人民陣綫力量的聯隊。

這就代表着第五聯隊的政治性質。它的組織是怎樣的呢？第一，第五聯隊的部隊，並非不經過訓練而送上戰場的。他們是放在瑪德里的街上與公園中訓練到可以作戰的樣子，然後送出去。更重要的，他們在訓練方法和組織上是一律的，所以每黨二隊人放在一條線上作戰，可以很容易地配合起來。他們是一副建築材料的幾部分，一到時機成熟，就可以改造成一個軍隊。他們的官佐是有適當的等級的，他們所接到的命令也根據於一種訓練典範，那是志願投軍者在入伍時所必須接受的。同時，戰鬥的政治熱情是由政治委員在注意和推進着。對於一個在西班牙軍隊中服務過的人，像

我這樣，要是指責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的軍隊，那是一個荒唐的錯誤，甚至更壞一點。

我想，委員這個名詞選得不好。這裏沒有充分篇幅來解釋一個政治委員的任務；那只有百分之十是屬於「政治方面」。我們可以稱他爲一個照顧軍隊的福利或鼓勵士氣的官佐。從這個官級的來源，可以說明這工作的政治性質。最初的義勇隊曾經招集着一些有勇氣與啓發力的黨員與非黨員人物。在開始時候，他們兼做着激勵士氣的委員與軍事司令官。後來，這些職務每一種都顯得是包含着很多的工作與責任，是在第五聯隊中就把它們分了開來。結果現在全部軍隊中都已经分開，甚至一個部隊中大部分的戰鬥員，都是懷疑到這種官級的重要性的，也這樣分開着。怎樣從各個政黨中所表達出來的民衆意志，建立了最初的軍隊，然後由政府頒布命令，使之合法化和加以統制，可從下面的情形看出來：直到十月爲止，政治委員都是在沒有得到政府承認的情況下工作着；在十月中，軍事委員會才始成立，由社會黨的伐青（Alvarez

del Vayo)任主席，另一個社會黨普里脫爾(Pretel)任祕書。他們現在還做着這兩個職務，在委員會中間則有無政府黨，社會黨，共和黨等各種信仰的人。例如，在迦拉瑪作戰時候，我自己一個縱隊中第二十四西班牙隊的政治委員，是一個左翼共和黨；在我們右邊的第一零一縱隊第一隊的政治委員，是一個無政府黨人。但是從沒有因為主義信仰不同而發生了那一種意見的分歧。師團與軍國政治委員的官級，是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才開始產生的，因為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時候，還沒有這樣大的軍事單位。這一點上：我想到政府根據軍事教本而把民衆編組成軍，也顯然不一定要有何種不可變更的計劃。

再舉「國家共和衛隊」(National Republican Guard)的例子，來說明我們的武裝力量造成的方法。講到產生的來源方面，他們是從舊日的內衛隊(Civil Guard)而來的，那內衛隊的不良質素，除了編寫「導遊指南」的作者以外，差不多誰都知道。在七月事變之前，人民陣綫委員會曾經在內衛隊中間進行工作，想把他們都轉變

到共和軍方面來。他們沒有成功，然而有一重要部分的人却始終是忠心的，（假如與武裝民衆肩並肩地作戰是可以認爲忠心的話。）然而，我想是在九月中間，內衛隊的機構突然被維加軍曹（Sergeant Major Vega）所領導的一個委員會接收了，那並沒有經過任何正式命令的，雖然他們在瑪德里 Ministerio de Gobernacion 的底層找到了一個辦公處。於是四個小組委員會立刻組織起來了——一、關於軍需的；二、關於招募和肅清下級幹部的；三、關於甄拔人才的；四、關於組織方面的。從他們的行動加以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第一隊二千人在開上戰場後，到了十一月的第二星期，已有六百人死傷。後來，這個國家共和衛隊就由政府發令，加以合法化，最後，也同其他辦法一樣，由議會給予批准。

三 第五聯隊的消滅

第五聯隊是一個大的民衆的政黨所組織的；然而那政黨似乎並不希望維持他自己的一個軍隊。（他們在技術上和政治上已經學着這樣做。）從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到十月，以及更後來，第五聯隊的機關報沒有停止地進行一個有力的運動，要把它自己造成一個統一指揮的正規軍。而且，第五聯隊的政治委員自己都從事這項工作，在公衆演說以及在營房和壕溝中，推進這個運動。差不多完全是由於這樣的努力，到了九三六年十月十日，政府就下令把義勇隊一律軍事化。二天之後，從原來的第五聯隊的各部隊以及其他的隊伍像卡拉平尼洛（Carabineros）的，就改組成一個第一混成縱隊，歸李斯脫將軍（Lisier）指揮。指揮總部是在霍塔里扎營房，這縱隊立刻移交給軍政部去統轄了。

在十月第二個星期，當第一混成縱隊舉行成立儀式時候，李斯脫說：以前因為每一個第五聯隊的隊伍都要有他自己的營房，所以每一個六百到八百人的隊伍，大約要有一百名官僚；在今後，每一隊僅需要六七個人來照管就够了。這可以看出那一百人究竟是否必需的。每一個隊伍本來需要有自己的軍械管理員、鞋匠、及担任軍需、運輸、書記及事務等等的職員。因為我們當記着，那時還沒有產生一個總指揮部，以及有着充分發展的管理制度的專門供應組織。還有，在十一月內，李斯脫說有一時，每日會有六萬份糧食在瑪德里發給軍隊，而這些軍隊從未在前綫上見到過的。

把這些結果加以技術上的考察，我們可以認識，一個二千五百到三千人的縱隊，在「統一的指揮」之下，守住一段陣地，對於戰略上有着更大的重要性。當十月與十一月之間，跟着許多縱隊的迅速形成，政府方面已開始感到了需要一個真正足以執行戰略的軍力，一個可以運動作戰的軍團（Corps de Manoeuvre）。第五聯隊的領袖坎比辛諾、李斯脫與摩特斯多等等都是從連排長升起來的，他們是跟着部隊長大起來，

熟習於每一個等級的指揮。

但是這裏還有一種現象，必須加以考慮。第五聯隊的解散，並不是由於政府的命令，政府僅僅是要求把義勇隊原來的英勇而無政府的狀態，加以停止。第五聯隊所立下的榜樣，是很快地給其他政黨的武裝部隊所熱心仿效的。但是義勇隊的英勇有沒有跟着無政府狀態的中止而消解了呢？沒有。十一月中劇烈震盪的日子，就是最好的答覆。十二月、正月與二月，顯示着同樣的情形。

第五聯隊把握着光輝的現實，並沒有把它一切的機權一下子就解散去。當每一個縱隊移交了去的時代，它的技術部門與軍械，當然也都移交了。然後聯隊的作戰師部也跟着取消，再後漸漸及於其他部分；社會服務與組織委員會則一直工作到最後，直至一九三七年一月方始完全停止。最後，在這最後的一部分都停止了的一月後，第五聯隊才在一個集會中公開發佈了解散，照我們所記得的，那個會是在戈耶戲院舉行的。約有一二五、〇〇〇人已經訓練成功，交給政府應用。（那時政府已經包含人民

陣綫一切政黨與組織的代表了）現在，在西班牙這個巨大的中央軍中間，已經沒有政治黨派的部隊，而一個統一的指揮也已經造成了。然而這個正規軍甚至比較義勇隊更為英勇，更加充溢着燃燒般的熱情。瑪德里城門前拚命的死鬥，迦拉瑪戰綫上政府軍反攻中無比的猛勇，瓜達拉迦拉（Guadalajara）戰綫上所表現的高度機動力，都是關於這點證明。

這些就是我們的經驗，而且我也充分相信這種經驗的真實性。我可以說，在我服役於西班牙軍隊中的最後的幾個月，我差不多碰到無數次的情形，使我對於這個軍隊從原有的無政府狀態轉變到這個全新的整齊的機構，不能不感到驚異。我是明白地感覺到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軍隊，已經在形成中了，而這一個軍隊也就是一個人民。

四 統一指揮的產生

我已經說過，把人民義勇隊加以組織化的，大半是第五聯隊的工作，而這第五聯隊，並不是政府本身所直接組織，却是由一個大的政黨所組織的。換句話說，那正規軍隊的大規模編成，正是人民意志的一個直接表現。關於統一指揮的問題，差不多有同樣多的話可說，我相信將來的歷史家會確定地說，這統一指揮是在瑪德里的保衛中產生的。

在目前的西班牙，每一個政治行動，就是一個軍事的行動，而每一個軍事的行動，都會立即引起政治上的反應的。例如軍事科舉者常常說，法西斯軍的錯誤，是在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直接進攻瑪德里，而不去迅速切斷伐倫西亞的大道，使瑪德里城迫於飢餓，不得不投降。但這錯誤是由於佛朗哥將軍的政治上的無知。他似乎認為人

民陣綫政府只是一羣政治上的派系，沒有在人民的隱想中種下深的根蒂；由於這樣的想法，他無疑的以爲只要給以一個堅決的打擊，就可以使這個城的抵抗解體，而給他以輕易的勝利。事情恰恰是相反；人民被迫而守衛他們自己的城市，那在他們的心理中，差不多是西班牙傳統的一種人格化，民衆立刻以狂熱的情緒集合起來，建立了統一的意志。那結果，正如我所說過的，是第五聯隊這樣偉大的戰鬥團體的迅速發展。等到佛朗哥看清了這種錯誤，放棄這種德國式的塞克脫（Von Seckt）的戰術，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從所謂迦拉瑪陣綫進攻，企圖包圍瑪德里，政府軍已經有了一種「運動戰部隊」足夠堅強去抵擋他的進攻，穩定一個戰綫了。一個月後，在瓜達拉迦拉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正規軍已有足夠強大和活動，而且有着充分的統一指揮，可以致敵人於慘敗了。佛朗哥的錯誤，給與了瑪德里以組織防禦的時間。在十一月最危急的日子，有人主張放棄這個都城，他們說在戰略上這是不可能守禦的。這政策的危險性，可以從上述的情形想見的。在十一月，共和軍還沒有充分發展到能在一個無防禦的廣

大區域作後退行動的戰爭，那差不多可以確定招致毀滅的。那是在瑪德里防守中所等得的時間，與那劇烈戰爭經驗的深刻性質，真實地使一個中央軍與統一的指揮建立成功了。在今後，這將是一個歷史的證明：失敗主義常常是反革命的。

十一月七日那個歷史上可紀念的一夜，親身經歷到法西斯軍兵臨城下的人們，決不會懷疑我的主張的真實性。在那整個夜間與次日，軍事組織者對着街道上的民衆演講，同時各部隊迅速奔入在各大政黨領袖指導下一般平民所掘成的戰壕中。這是軍民再度加緊合作的一夜。第五聯隊發表了一個文件，那差不多像出於大文豪魯俄的手筆，不過是完全現實主義的。第一條宣稱每一個市民必須把他的房屋佈置成一個堡壘的樣子，以保衛西班牙的自由；第二條指導人民用瓶子裝滿汽油，用棉花羊毛塞住，準備在適當時候燃上了火，從窗口及洋台向侵入城內的坦克與鐵甲車擲去。他們還要求人民選舉街道及住屋委員會，以防備城內埋伏着同情佛朗哥法西斯軍的第五縱隊（Fifth Column，按即埋伏在政府軍後方的托洛斯基派）；同時準備防禦工事，組織

在每一街角的戰鬥。這文件並不是無人理會的。在瑪德里城外與在城的內心，防禦工事都建立起來了，許多住宅都準備着戰鬥。在整夜中這活動一直繼續着。瑪德里人民的最後勇氣，立刻產生了新的希望，在跟着的幾個星期中，瑪德里城中差不多已有一種勝利的空氣了。

正當民衆再次的證明軍隊是屬於他們的時候，中央的指揮也具體地產生了。十一月七日，政府從瑪德里遷到了伐倫西亞，把瑪德里的城防交給了米亞加將軍（General Miaja）。他立刻召集一個防務委員會，包括所有人民黨派，甚至在內閣無直接代表的，例如從純粹工團主義的CNT分裂出去而由披斯太那（Angel Pestana）所領導的工團主義黨。這防務委員會，其中祇有兩個共產黨代表，保證着米亞加成爲城防的軍事首領，他委派了共產黨的米琪（Mique）爲軍事參議，同時委任一個無政府黨員管理軍事工業的組織。緊急的情勢已把政府統一的問題解決了。

營部與委員會的紀錄顯示着無數的事例，證明人民與軍隊的合一。例如，共產黨

的伐里加斯區域在那幾星期中，供給了每日六千份製成的飯餐給守着最靠近那區外廊一綫的伐斯圭茲營部；而據該營部的紀錄，在十一月十六日，那方前綫上的士兵以一千四百披斯太（西幣名）給與伐里加斯委員會，酬勞這種工作。這工作範圍雖小，然而我們祇要想，這所有食物都是民衆捐錢買來，由專門指定這項工作的食料徵集委員會收集得來，由志願的工作者煮成送往前綫去，而毫不受政府的干涉，那就值得重視了。或者我們更可拿瑪德里北區的婦女作爲另一例子。在這區域，一個婦女的人民陣線委員會自動組織一集體洗衣委員會，給兵士洗滌衣服；這洗衣處直到二月中由政府接收過去爲止，一直是無酬報地工作着。還有更多更多的例子，可以舉出來證明軍事的工作怎樣由人民團體担負着，所以軍民之間簡直很難劃分顯明的界綫。在最初，防務委員會担負着軍事與民間兩方面的工作，像軍需及公安等等。後來，可以看到運輸，軍事工業與軍需等等參議部的工作，已經發展成爲正規軍中同類的專門部分的基

X X X X

佛朗哥並沒有以顯明的決斷來放棄他錯誤的戰術。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次年一月，還可以注意到那是他進攻瑪德里的狹長插入部分的兩翼或極邊，得到最多的增援，似乎他要在瑪德里城附近造成一種鉗式的行動。這行動就給與了防務委員會以一些警告。最後，在二月十一日，那法西斯將軍從賓托（Pinto）地方發動了三路的攻擊，北路向着伐西亞瑪德里（Vaciamadrid），中路向着阿爾干達（Arganda），第三路是企圖衝過塔琴那山谷（Tajuna Valley），而趨向比拉里斯（Perales）。在伐西亞瑪德里，最迫近首都，發動着進攻，而在阿爾干達，叛軍進到了距離伐侖西亞大道半英里的地方；在塔琴那方面的進攻，叛軍在幾天後越過了摩拉太（Morata）的山脊。然而，由於國際縱隊的加入作戰，（在十一月的防守中已經佔着了強大部分的，）還有新編成的第十五國際縱隊，加上最好的西班牙聯隊，政府軍的反攻已能把敵人擊退，阻住他們在原来的迦拉瑪戰綫上了。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這進攻中間，佛朗哥是

被愛爾巴杜 (El Pardo) 及大學城等戰綫上抽調來的久經戰陣之兵所阻住了，這些軍隊對於米亞加將軍的指揮，是毫無問題的接受的。這樣，這一區域的中央指揮，是在瑪德里城下抗戰成功的一個具體結果。雖然米亞加將軍的職位，不是政府的命令所委派的，他却獲得了伐侖西亞政府的充分信任。

把這方面的發展和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情形來相比。那委員會統管着各綫上每一軍事行動的全權，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第二星期一個政府命令所產生的。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我們還看到西班牙共產黨在它所發表的八項政綱中，仍包括着一個要求，希望最高軍事委員會能照常態工作。事實上，在十二月到五月之間，它僅僅開會三四次，結果可說是很微少的。在這些月份中，軍隊正在組成之中，最高軍事委員會可以執行工作的政治及軍事條件，都未存在；這樣的一個機構雖屬非常需要，而它的意義還是抽象的，與現實相隔離的。

x

x

x

x

不單是在純粹軍事行動的範圍，這種人民的創造力量，可以看到；在瑪德里城內的軍事工業的創立，更是一個例子。我們當記着，在西班牙京城，創設這樣一種事業的客觀條件，是並不存在的；這裏沒有大量的工業勞動者，很少工廠，也只有少量的原料供給；然而這裏所出產的大量軍火材料，却較之更適宜於這種工業的城市，反來得多。這裏我們又看到了以民衆的自發作爲一個起點的例子。十一月，一個在阿里那斯（Arenas de San Pedro）作戰的義勇隊司令，因爲軍火缺乏而失敗下來。他決定他在組織軍火製造的工作方面，比較當一個軍事指揮官，更來得有用。他招集了各黨派各階級的同志，約六十人，成爲一個團體；其中有兩個機械師，過去曾在托里多軍火廠中工作過的。他們自己組織成一個衝擊隊，開始建立一個軍事工業，在沒有工廠、沒有機器、沒有材料、與沒有金錢的情形之下，而要造成這樣一種大事業。金錢的問題很快解決了；這團體中的中產階級份子把他們所有的積蓄，交給了指導委員會的手中。最初的工場是建立在一個不用了的汽車行中，那是由防務委員會參謀處管理

着，而裝置有一些從火綫下的工廠搬運出來的機器的。徵集材料的小組被派出去了，他們常常要被迫武裝起來，因為他們徵集的場合，是在前綫地帶，結果常得到一個滑輪、一付皮帶、或一根鐵條回來。這團體的第一件運輸工具，是一輛小卡車，從卡薩·台爾·坎坡（Casa del Campo）的法西斯軍方面奪來的。食物分配當然是從防務委員會方面憑券領得的，但後來新招募的人手每日增多，很快就不够應付了。這問題是靠從前綫部隊方面已經很緊的政治委員那裏去乞求來解決的。

這衝擊隊成功了些什麼？拿來福槍及機關槍軍火的例子來說。托里多工廠原來大部分裝有新式的美國機械，當然這樣過於複雜的建築，是沒有任何機械設備的業餘機械師所不能建造的。然而，托里多的兩個機械師却能够照他們以前用過的手裝的非自動式的機器，打下草樣來工作。這些草樣計劃由一些中產階級的志願工程師加以完成，於是立刻就有一排機器開始工作了。我們且看，本來托里多的這些手裝機器，每天每機出產八百發子彈，現在瑪德里出產的紀錄，是每天四千發了。

不但小軍火可以在瑪德里製造，連砲彈、飛機炸彈、鐵甲車、坦克車與照空燈，以及戰時應用的一切雜件，如壕中望遠鏡和繪製地圖器械，都可以製造了。工作人員從六十名增加到三千五百名。而且，這些軍火工人從十一月到二月也是完全不受任何酬報的。現在他們已是政府軍需部的一個重要部分了，他們得到了工資與材料方面的經常補助。

X

X

X

X

在各個部分都是一樣，我們見到戰爭中一切真正有效的機構都是由下而上，從民衆方面產生出來，而不是最初由政府命令所創設的。然而有一點我們必不可忽視的：紀錄上顯示着政府是常常能認識到好的事業的開創，而給與各種幫助。我必須加重指出這點。在這許多事例中，假使沒有政府的幫助，他們的成功是很少可能的。有一種奇異的現象，在任何軍火工作者看來，都可說是出於意外的。我記得一次在七月中旬，去觀察一個政府的軍火堆棧。那是這類機關的一個模範，大概在一個美國的優

等專家看來，都可以博得他的讚許的。每一樣東西都安置得很好，每一樣東西都有用。我到這個堆棧去，爲的要給我的縱隊取得一些廚房用具，因爲我們的食物運輸車給一顆敵人的五吋砲彈恰恰打中，完全毀了。我在許多物件之外，還要領取二十五隻水桶。他們把水桶拿來了，我立刻指出那水桶質料不好；牠們既沒有水塞，而且粗製濫造，顯得內中所放的東西，一定要耗去很多的。管理的人微笑着，同時並無惡意地埋怨那「可惡的紅臉委員」，他說：「那麼拿幾隻瑪德里製的桶來吧。這些，你同志不喜歡的是在伐侖西亞製的。」桶換了來，一看就知道是好質料，縱然在瑪德里沒有足夠的木料供給，而圍在桶外的鐵箍都得從廢鐵錘出來的。那管理員，也許不知道他所說的事情是多少深刻動人，他接下去道：「差不多我們所有的桶都是在瑪德里造的，但這城裏祇有八個製桶匠。他們每一個都已工作得手裂生瘡，我們真擔心着他們中間要有誰病倒了。」這是一首製桶者的史詩吧！我們可以看到，那是戰爭的迫近，使他們能作出這些八加侖小桶來。另一方面，一個由政府設立的材料搜集部，也在進

行着很好的利用廢料的工作。這部在利用舊罐頭與廢鐵製造軍用的小刀、叉、杯子等
等零星物件的時候，顯出了非常優良的技巧。

五 尼格林政府的重要性

不管中央軍是在如何可滿意的情形下，有三個問題，却使重要的軍事觀察者，感到很大的焦慮；那就是後備軍的問題，一個進攻行動中的必要準備的問題，與跟這密切相關的如何建立一個對於全部政府軍各戰綫集中指揮的問題。

加巴勒洛內閣在這三方面，都沒有滿意的成績。前綫上的士兵，無疑的對於軍事組織的問題，有着一種歪曲了的見解；但我在四、五、六月間的時候是分開在瑪德里與迦拉瑪兩個前綫的，我相信我沒有受到這種見解的混淆。然而，由於後備軍的缺乏，我自己的一隊曾被迫守禦着迦拉瑪陣綫最困難的一段，達四月之久，其中祇有兩天的休閒。據我所得報告，其他許多西班牙部隊，都有同樣的經驗。單是這事實，已是對於巴勒洛內閣最實際的一個批評了。這問題似乎需要一個比加巴勒洛更堅強然而

也更靈活的頭腦來應付的。徵兵已經決定下來，通令也發出了，但無疑的加巴勒洛却從假定爲很困難和不受歡迎的澈底徵兵的工作上，卸下了責任。到後來，照尼格林政府最初幾星期的工作看來，這事情既非不受歡迎，也非困難的。這僅僅需要把必需的機構，加以精心的壁劃。當新任軍事部長潑里多（Indalecio Prieto）就職的第一月，他徵募到的新兵在十萬人以上；而到了七月底，政府已表示有陸軍五十萬人。十月底，陸軍數目已增加到八十萬人。所有這些實證，都足以顯示這些辦法得到民衆的真正同情，而徵得來的軍隊，在作戰的力量與意願上，僅比志願兵稍差一籌而已。

關於進攻方面，很少爭論之點。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爲止，並沒有何種嚴重性質的爭論。但這不能就算作結論；我可以不容隱祕的指出，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底爲止，政府方面還沒有過可滿意的進攻準備。雖然對於這一種感覺，我不能舉出證據，但我從軍事部長所取到的報告，可以知道的。對於每一軍事行動，一個政治委員的許多工作之一，應當是預先激勵軍隊的士氣。在五月以前，雖然各政黨已要求在夏間來

一個大進攻，而直到六月中旬以前，政府軍已將各反攻軍事要點貯積充分軍火材料的時候，軍隊中各政治委員還沒有接得任何訓令，教他們在部隊中間準備下一種進攻的心理。事實上，加巴勒洛政府是由於疏忽於充分的準備，而嚴重地妨礙了後來的七、八、九三個月的大反攻。

關於上述兩問題，祇容許有很少的政治上的討論。第三個問題却不然。關於造成一個全國規模的作戰計劃，露骨地說，也就是怎樣把阿拉岡戰綫上的軍隊組織成爲一個正規軍的問題。

這方面困難是很大的。第一，這裏仍舊存在着政治派系的部隊；那有許多原因，主要是巴塞隆納的很尖銳的政治分歧，例如喀太隆的分立主義，一種廣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的(CNT與FAI)存在，還有極端主義，很複雜而且常常是不忠實的團體如P.O.U.M.(馬克斯統一黨，屬於托洛斯基派的)，都足以妨礙人民陣綫的鞏固團結。我並不是要將全部罪責放在無政府主義者的身上，CNT與FAI在戰爭初期的貢獻是很

大的，而且可以無疑的，他們在喀太隆首都的戰役中是犧牲最大的。但在喀太隆那，雖然也有第五聯隊的組織，却始終不能達到瑪德里第五聯隊的人數。同時，我想，因為巴薩隆納沒有像瑪德里的受到直接攻擊，所以統一的運動沒有得一個強有力的刺激，足以摧毀分裂主義的傾向。我想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那是由於十一月中瑪德里的險急狀況，幫助了這城市鍛鍊出一個正規軍隊與一個統一的指揮。

所以阿拉岡戰綫上的不够活躍，主要是由於政治派系的義勇隊的繼續存在。然而，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即阿拉岡委員會（Council of Aragon）的工作不良。這委員會是戰爭的初期由於FAI與CNT的聯合提議而成立的，目的為管理阿拉岡那一帶上的革命工作；但阿拉岡雖然屬於瑪德里與伐侖西亞當局的統轄範圍，却是由喀太隆各政黨的軍隊担任防守的。關於阿拉岡委員會，有的指責是過份一些；但我想下列的幾點可以有具體事實的佐證的：關於土地與社會改革極端辦法的整批施行，足使非無政府黨的農民與工人，感到混亂甚至仇視；無政府黨管理了鄉村的軍事工作委員

會，無疑的妨礙了軍事步驟的有效發動。我知道這些是過於苛刻的批評，但即使這沒有地位加以說明，我是準備着以充分的篇幅給以證實的。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把這阿拉岡的一帶戰綫，放在伐侖西亞政府統轄之下，作為改進阿拉岡軍事力量的工作之一部分。

一九三七年五月馬克斯統一黨（POUM）與對於「自由青年團」（Libertarian Youth）的同情者及無政府運動極端左翼者的暴動，使這個問題的解決，變得更迫切了。假如在阿拉岡戰綫上有着一個正規軍隊，這暴動決不會發生的。那是由一些黨人統轄着這個戰綫，使他們得以把軍隊非法運回巴塞隆納，用以反抗人民陣綫政府。在這個極小派系的暴動失敗之後，伐侖西亞政府即把它的權力伸展到阿拉岡戰綫；他們派遣了波若斯將軍（General Pozas）去改組阿拉岡的軍隊，差不多與阿拉岡委員會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不過雖然有這衝突，他的工作已有了不小的進展，而且他也沒有遭到無政府黨軍的強烈反對。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第一個星期，最初組織第五聯隊與

在勃魯尼脫 (Brunete) 反攻中担任第五軍團司令的李斯脫將軍，也被派遣了去幫助波若斯將軍。這種軍隊改革工作的加速推進，結果引起了阿拉岡委員一些具體的反對；例如，李斯脫要向那新軍隊駐在地的市民演講，也被委員會禁止了。也許是由於這樣的反對，八月十二日伐侖西亞政府下令把阿拉岡委員會取消了。有的人爲了這浪漫的然而無足取的機構的消滅，感到激忿。然而，可以無疑義的說，人民革命的基礎却由此更加健全化了。

x

x

x

x

那麼結果是怎麼樣呢？正如我在前文所指出的，阿拉岡戰綫上的喀太隆軍隊，現在已參加整個作戰計劃。這一點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功；但是還有一個附帶作用，也許可以說比前者更重要的。一個真正的軍事工業的建立，是政府方面最困難的工作。喀太隆那（西班牙的高度工業化區域）已經在這方面下過不少工夫，但仍有許多工作需要努力。以前，要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從喀太隆首都採用政治性質的勸導着

手：因為那是伐侖西亞與瑪德里方面表示軍隊需要軍火。然而，現在是活躍的喀太隆軍隊，喀太隆的工團與政黨人物表示這種要求，那結果當然更有效了。

這就是尼格林政府所取的路徑，今後它仍將採取這路徑。把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十四日政治危機的期間各政黨所發表的公告文件加以檢視，可以顯出尼格林政府登台，表示着我所要指出的全國組織的向前努力，已進入最高的階段。在西班牙內部，固然也仍有反對尼格林政府的，那不但是從加巴勒洛影響下的極小部分的社會黨人，與漸趨消滅的馬克斯統一黨，而也有從更重要的團體如 FALCÓN 的。在五月最後一星期，瑪德里的報紙「CNT」與「卡斯提拉自由報」(Castilla Libre) 公開的攻擊尼格林政府為反革命的。但這些攻擊都不能獲得民衆的同情，一部分是因爲西班牙大衆知道怎樣在土地問題的解決上已有了進展（這是西班牙人民革命中的主要問題），同時也因爲大家有着無可避免的信念，認爲法西斯主義在軍事方面的失敗，乃是任何革命的必要條件。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月的政府軍大進攻，雖然由於軍火方面的困難，使他們不能得到全盤的勝利，但已經告訴西班牙人民以勝利的前途。顯明的事實擺在前面，不容忽視的，CNT 最後還是和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開一聯席會議，即顯示他們已瞭解危機的所在。事實上，在十月中旬，共產黨、社會黨、左翼共和黨、巴斯克民族黨、與 UGT 及 CNT 聯合聲明了他們擁護人民陣綫，贊助尼格林政府，就足以證明共和軍的西班牙的政治基礎，正在步步加強，不容摧毀。那是根據於這種力量，我從一切黨派的幹部中直接經驗到的，使我獲得了我的不可搖動的信念——

我們必然會勝利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廿八晚譯完。

世界知識戰時叢刊之三
西班牙新軍的怎樣建立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
外埠酌加郵費

譯者 金仲華
發行者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 成都 梧州
桂林 貴陽 昆明 蘭州
宜昌 萬縣 衡陽 六安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月初版(漢)

活生

KBC
G
551.52